奇石王国话朱砂

朱晓东

作为万山人，收藏朱砂是来自基因的决定——我的书房里除了一壁书，余皆朱砂石：箭簇的橙红砂粒与菱形石英相间，红白绚烂，一处葱绿的兰草辉映其中，绿的是那样鲜活，红的是那样奔放，犹如一团凝固的火焰，让陋室增添了无限情趣。

在众多的朱砂收藏中，一块高22千克左右、重2千克左右，酷似岩鹰的朱砂晶体原石是家父留下的传家宝，名字神气曰“朱砂神鹰”。在白云石凹进去的鹰胸口处，三颗朱砂分别有苞谷、黄豆、绿豆大小紧密成箭状簇，并有天然透明小水晶生于朱砂尖上，整石神似老鹰，其嘴、眼由白云石与青石天然巧成，花岗岩、白云石晶体，水晶、辰砂晶体，辉锑矿晶体共生，呈现出白、黑、青、红、冰五色交织，如此矿石在朱砂矿石中实属罕见。遂凑了一阙“天然生成鹰嘴眼，独立万山群峰颠。水精白云锑晶伴，胸怀朱砂傲蓝天。”七言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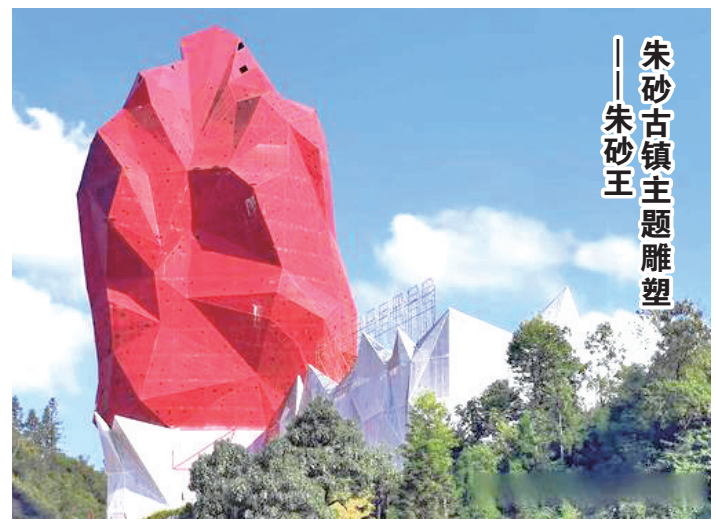
朱砂，又名硫化汞，可入药，《神农本草经》称其能“养精神，镇惊悸，敷疮疡疥癞诸毒……”药用之外，与其化合物汞（水银）除和黑面铁哥较疏远，几乎能与所有金属结成良缘。古希腊诗人赞美它是金属母亲，可堪小到温度表和日光灯，大至原子反应堆和宇宙飞船，洋洋洒洒数千之用。

朱砂分沉积状和结晶状两类，以体大有棱结晶体为佳品，到蚕豆大以上即谓之“宝砂”：神韵天成，往往衍生在石英晶体或上或内，就像冰海中漂浮的红色破冰轮，又似冰塔林中的红色金字塔，更如一波雪浪花里亭亭的红色新荷，精神鲜活，风姿迷人。至于那种石英晶体内嵌进的一粒红日似的宝砂和流淌在石英晶柱里的活水银，让人除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拍案叫绝，谓其“天造地设”外，再无词藻可述尽其绮丽。据资料说，全世界号称“宝砂之乡”的贵州汞矿一家产结晶状宝砂，体最大，色最亮，态最美，质也最珍贵。

1980年6月的一天，岩屋坪分矿的井下防尘工吴应泽像往常一样穿着工作服与工友们一道往刚放过炮的采场走去，浓浓的硝烟被高压水枪冲散，加长手电筒强烈的光束在岩壁上晃荡。

“噫！那蛤蟆窿子里闪闪发亮的红坨坨，怕是宝砂呢。”当班的吴应泽嘴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见宝了见宝了”，手中的电筒死死照着发亮处，三两步跑去。在工友帮助下，小心翼翼用电工刀撬下“宝贝”，用防尘口罩包好，径跑向岩屋坪矿部。经科学测量，宝砂长65·4毫米，宽35毫米，高37毫米，净重237克。晶体形如三角鱼鳍，质地纯净，色呈暗红，闪闪金刚光泽，菱面体形完好无损。此颗举世罕见的特大朱砂晶体一侧与乳白色白云石晶簇连生，恰似一颗少女的心深谙美之真谛，精镂细刻，错落有致，阴柔中蕴藏阳刚之气，雍容华贵的气质投射出贵州奇石王国瑰丽奇特的王者风范，被称为世界“朱砂王”的桂冠。1982年8月25日，在邮电部发行的T·73《矿物》第3枚邮票上，留下了它卓绝的风姿。现珍藏于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被世界奇石收藏家们誉其为矿物晶体里的旷世神品。

朱砂红得如此醉人，美得这样典雅，雅得这般的绝世风尘，惟有经过宇宙风雨的洗礼，历经地心烈火亿万年的熔煅和地壳断裂的阵痛——即使散成齑粉也是满地零落的红泥，迸射凝敛千年的精髓，闪耀血的灵光。它亦因此被看作天生的相思红豆，视为忠贞纯情的吉物，其身价远非珍珠、黄金等俗物可比。



朱砂古镇主题雕塑——朱砂王

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山海经》开始成书之际，贵州就有发现并开发利用朱砂的记载，比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都要早一千多年；《淮南子·天文训》里也有古代科学家用铅汞作抛物镜观天体的记载。公元前201年，中国第一张海洋河流的气象地图也是以朱砂为丹绘制下来的。在发掘的商代盘龙城遗址，其棺椁外壁图案中有朱砂颜料，更可见我国开采并利用朱砂的悠久历史。在中华民族传统的书画篆刻艺术上，也很早就懂得用朱砂调制颜料研制印泥，赋笔丹青，当时人称“朱红”。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奇迹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鲜亮生动的色彩即由朱砂作颜料绘制。

隋唐时期，东渡扶桑的朱红与印泥为日本人所钟爱，成了传播华夏文明的信使。然而，可悲的是一个本该疗疾救灾富民利国的朴朴实实的大自然的矿物，到了穷奢极欲的封建统治者手里，却沦为愚昧荒唐的殉葬品和造化登仙的“丹砂”，被蒙上一层虚幻缥渺的色彩。赵晔在《吴越春秋》中提到，死于公元前494年的吴王阖闾墓中“水银池广六丈”，梦想用水银以涵养“龙体”。秦始皇气魄更大，司马迁的《史记》记述，骊山陵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汉武帝刘彻终日沉溺炼丹之术，还派出驿马使臣广招天下方士，搜尽天下丹方，求长生不老。朱砂这颗奇石王国里的“无冕之王”因其神秘，自古以来不仅为皇室所重，而且也是商贾争求的宝物。据史载，686年，长安城瘟疫肆虐，万山土司贡朱砂以避邪，武则天见其光泽艳丽结晶精妙绝伦，赐予“光明砂”美名。此后唐宋典籍又多以光明砂作为朱砂的官方称谓。

而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古人以经营朱砂为业的记述：“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先秦时期，今重庆市涪陵一带有一位名叫清的妇女，开采朱砂矿富足天下。但她仗义疏财，多以财货救济诸侯争战中流离失所的四方民众，被秦始皇敬为上宾，并在当时涪陵永安县东北七十里筑寡妇清台，山又名贞女山，颂其功德。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王曰伦就认为，秦汉时万山朱砂即被人发现并开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地质工作者亦在北海道一些古遗址中发现朱砂矿石——日本不产朱砂，而这些遗址都有上千年历史，其源于何处成日本专家难解之谜。

2002年夏秋，日本地质博物馆馆长丰遥秋率领的一个10人地质考察团，在中国科学院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正明研究员陪同下，前来万山考察，希望从中找出两地朱砂矿石中的某些必然联系。后经杨正明研究员采用硫同位素和考古科学分析，日本发现的朱砂矿石文物为公元200年左右我国东汉时期万山所产，更有力地证实了万山朱砂开采历史的悠远辉煌。

现存北京柏林寺图书馆孤本，清朝举人邵廉革的《牂牁夜谈》中提到，唐时万山黄道溪发现朱红沙粒，因其具金刚光泽而谓名曰：朱砂。《贵州通志》{清乾隆六年刻本}中说万山黄道溪因盛产朱砂闻名朝野，在隋唐间，还曾有过丹阳县的建置。宋代万山地区已出现专门从事贩卖朱砂、水银的商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万山生界伶佬副洞官吴自由子等3人从黔东货朱砂湘西麻阳等地，当时他们用猪脬盛水银，木匣装朱砂，筏船沅江运往辰州{今湖南沅陵}集散，这即是人们常把朱砂叫做“辰砂”的来历。庆元元年{1195年}，沅州通判朱辅撰著《溪蛮丛笑》中即有“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涯为最”。“伶佬以火攻取”等记载。此地区公元6到9世纪在今侗族居住地的专管少数民族的州对所辖地区称“峒”或“溪洞”，这是管理少数民族的行政单位，并加以编号。现在该地区的一些村寨仍叫“洞”，此名慢慢变成对他们的称呼，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侗族”。伶佬即是现在的侗民。由此书可见，当时“烧爆火窿法”这一原始采矿方法已为万山侗族人民广泛采用。随着原始汞工业的发展，明洪武初年，明朝政府在万山司设鳖寨苏葛棒朱砂局和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在国内开始出现专门以朱砂，水银为业的工人。此时因钎锤，凿斧在采矿中的大量使用，采场已有地井，斜井，天井，平巷等，具有相当规模了。明末清初，万山地区有人在天然小孔洞蛤蟆窿内，装黑火药震矿，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以铁条手锤打眼，以自配黑火药爆矿，取代了因循几千年的“烧爆火窿法”，冶炼工艺也因生产经验的积累而演变成天锅地锅的“土灶”。此后数百年官办民营的更迭兴起，蛮荒之地的万山随之遐迩驰名。

1860年至189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结晶美丽的朱砂，其中最好，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贵州的万山。在世界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挪威奥斯陆博物馆，纽约的美国博物馆和斯密森博物馆都收藏有万山的朱砂矿物珍品，美国康乃狄克州的收藏家罗素·比亨收藏的嵌入九公分石英中的朱砂矿物晶体，更是被国际奇石界给予“朱砂皇后”的桂冠。万山所产的世界最美丽的朱砂和优质水银在十九世纪就轰动西欧。清王朝后期，万山朱砂自然也成了英、法饿狼窥视的“美食”。侵略者不远万里，不惧险阻，寻秘探幽来到万山，用尽卑鄙手段以青溪铁厂为跳板，贿赂海盐道员陈明远引狼入室，1899年英、法商人获得在万山汞矿的开采权，强行在万山滑石坡成立了“英法水银公司”。直到1908年，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该公司才在万山寿终正寝。十年内，其共从万山掠走水银700吨，获利400万银元，将一个丰饶美丽的古老矿山挖得千疮百孔，一派凋零……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49年冬，万壑群山奔突的岩浆冲破千年漫漫长夜，带着历史烙下的累累创伤，迎来了绚烂的新春，万山——“中国汞都”的盛誉，蜚声中外。闪烁在贵州高原黔东大地的朱砂瑰宝，华光璀璨，和它的兄弟姐妹——“银河牌”汞、钛汞、氯化汞、锌汞齐等汞系列产品各显风采招引着四海客商；“红菱”品牌，更在国际市场享有免检资格。

1986年，国家标准计量局在测定许多汞矿水银密度的基础上得出贵州万山汞矿水银密度最接近国际标准密度13·6克/立方厘米的结论；国家标准局和国家气象研究院指定，专用贵州省万山汞矿资源生产高精密度的仪器、仪表。据报载，我国创造了卫星回收成功率100%的科技人员，还首创了水银推进剂使火箭发射成功的奇迹。

遥远的船歌

雷大洋

每一条河流都是大地谱写的诗行，每一朵浪花都叩击着岁月的心房。当最后的船歌沉入河底，我们终将在血脉的潮涌中听见那些亘古不变的回响。

源起：佛顶山的初啼

在时光褶皱的深处，古龙川似一匹被群山揉皱的银绡，蜿蜒穿过大地的重重脊梁。在佛顶山的晨雾里，当第一滴山泉跌落在青苔斑驳的岩盘上——这是大地分娩的阵痛，也是河流最初的啼哭。蕨类植物蜷曲的触须间，亿万颗水珠正进行着庄严的朝圣，它们沿着石岩的纹路逶身而下，在幽暗的溶洞深处握手言和，在某个被月光浸润的子夜相拥成溪。

在黔东佛顶山嶙峋的山隙间，千百条银线正编织着河流的褓褓，这些在藤蔓帷幔下窃窃私语的溪涧，像被施了魔法的琴弦，当它们终于在某个晨昏交汇，便轰然奏响了古龙川的前奏。汇溪成流后左冲右突，回环往复像一条蚯蚓在崇山峻岭间挣扎，绕过座座山梁和村寨，带着几多的不舍最后在塘头思林处一头扎进乌江，自此才真正汇入滚滚江水去淘尽千古风流。地理志记载着它不同河段的名讳：石阡段唤作龙川河，思南兴隆以下则改称龙底江。

在船工纤夫们沧桑的唇齿间，古龙川就是个令人生畏的鸡笼。他们拉着沉沉的盐船在刀削斧劈的江岸边行走，纤绳如毒蛇般啃噬着他们古铜色的脊背，眼望着像用篾条弯来绕去编扎的鸡笼一样的弯曲的河道，真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听兴隆当地的山民们说，每逢春汛涨水，岩壁上就会显现出远古先民凿刻的舟楫图腾，在那些斑驳的刻痕里，至今还游动着远古时期的纤影。

行吟：滩头的生死书

站在兴隆天台寺的断崖处俯瞰，河流的波光在晨雾中忽隐忽现，恍若游走于天地间的银鳞。那些被岁月啃噬的吊脚楼在河水里倒影得支离破碎，大姑娘小媳妇的棒槌声惊起白鹭掠过水面，将河面裁剪成流动的碧玉。

武陵山腹地的兴隆位于思南和石阡交界处，在过去的数百年间，这里就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商贾云集兴盛一时因而得名“兴隆”。兴隆场的集市就躺卧在古龙川边的半坡上，街道很短且瘪蜇，人们都笑称它为“蛇盏”，意思是兴隆场小到蛇盏一个扑爬就可以从集市的这头跳到那头。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作为古龙川货物中转站的地位，上游石阡人的山货特产须经兴隆走龙底江水路外运，而他们的生活物资也须从下游经兴隆场运上来。特别是石阡人吃的盐巴，都是从思南沿乌江经龙底江运至兴隆场，再经龙川河运到石阡县城后销往村村寨寨。这期间的几段水路就洒满了纤夫们的汗水和血泪，他们长年游走在古龙川两岸，脚板把岸边的石道踏平，双手在石壁上抠抓，长伸着脖颈一步一步的看向迷雾中的遥远。要是遇到逆风天气或稍有不慎掉进水里，在暗礁险滩密布的江水中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暗红色的花岗岩石壁上，纤绳磨出的凹痕层层叠叠，像一本被河水浸透的线装书，记录着数百年来沉船的数量与船工的姓氏。

这条古老而神秘的龙川河，自古以来便是连接思南和石阡的水上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未知与危险。滩陡水急，礁石密布，使得行船其上成为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七滩八滩不算凶，前面还要绕鸡笼。”古龙川的船谣至今仍在老纤夫的皱纹里流淌。我曾在方志馆见过光绪年间的《滩险图》，狼牙交错的礁石群被朱砂勾勒成张开的兽口。最险要处标注着“鬼见愁”三字，墨迹洇染处，仿佛还能听见竹纤绷断的裂响。八十多岁的拉纤人杨老汉告诉我，六十年前他曾亲眼见过“亮船”——那是沉船太多的年月，乡民们扎制纸船放入河中，成百上千的河灯载着亡魂的夙愿，在漩涡中旋转成璀璨的星环。

绝唱：血肉铸就的船谣

古龙川的滩，以其凶险而著名。这些险滩，有的如猛虎下山，汹涌澎湃；有的如蛟龙出海，暗藏玄机。而这一切的凶险，都源于那些明里暗里的礁石。它们或隐于水下，或露出水面，如同潜伏的刺客，时刻准备着给过往的船只以致命一击。每一次航船至此，都是一次对勇气与智慧的考验。上行船时，船工们需用竹纤在两岸拉挽，以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礁石的阻挡。盐船在河中破浪前行，每一次颠簸都让人心惊胆战。而下行船时，绕鸡笼般的曲折石坎更是让人头疼不已。一不小心撞触河床中的大石，船只便可能瞬间解体，船上人只能借助船板浮沉到下游三五里地才可能得救。

然而，正是这些凶险与挑战，锻造了纤夫们的坚韧与勇敢。他们面对困难从不退缩，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征服每一个险滩。在征服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沟通方式——船工号子。

船工号子是古龙川上的生命之歌。它伴随着船工们的每一次航行，成为了他们心中最动人的旋律。号子的声音，时而激昂高亢，如同战鼓催征；时而低沉婉转，如同低吟浅唱。它不仅仅是船工们劳动时的伴奏，更是他们传递信息、协调动作、鼓舞士气的重要方式。

在航船过程中，船工们通过号子来传递水流、风向、礁石分布等重要信息。领唱者往往是经验丰富的老船工，他们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经验，准确地判断出水势和礁石的位置。然后，他们通过号子的旋律和节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众唱者。众唱者则根据领唱者的指示，调整自己的动作和力度，以确保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过险滩。

这些用生命淬炼的音符从不在舞台重现。当脚掌在湿滑的礁石上犁出血沟，当前帆被恶浪撕成褴褛的招魂幡，当纤绳深深勒进肩胛的瞬间，那些嘶吼便不再是歌谣，而是人与自然的生死盟约。领号人沙哑的起调总带着血腥气，和声像钉进岩缝的船钉般铿锵：“嘿——呀佐！石棱棱哎水咬人啰，脚板板哎要生根！”

当暮色将河面染成青铜色，老船工郭三爷总爱对着河神庙的方向哼起古调。他布满裂痕的手掌摊开，掌纹里蛰伏着三十年前那个暴雨夜——十八支竹纤在闪电中绷成满月，号子声被狂风撕成碎片，整船盐巴在绕鸡笼的獠牙间化作浮沫。他说真正的船工号子必须掺着血沫才能唱得响亮，领号人的声带里藏着河神的脾性，时而高亢如裂帛，时而低沉似闷雷。如今这些音符正随着最后一代纤夫沉入河底，唯有春汛时节，废弃的麻竹纤绳会在夜半发出吱呀的呻吟，像在召唤那些未竟的航程。

我站在安元奎先生的龙川草舍，远眺古龙川岸边蒿草丛生的纤夫故道，一曲曲悲壮的船工号子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他们用他们艰难的脚步日复一日的丈量着他们苦涩的人生。

归墟：永恒的洄游

古龙川上的船运早已废止，曾经吞吐生死的险滩，如今静卧在库区深处做着幽绿的梦。唯在清明时节，当暴涨的河水漫过废弃的纤道，那些沉睡在鹅卵石下的号子会突然苏醒——青铜色的漩涡里，隐约传来竹纤绷紧的咯吱声，水雾中浮现出十八双青筋暴起的赤脚，在虚空中踏着并不存在的礁石。

龙川河最终在思南投入乌江的怀抱，但属于它的故事永远凝固在某个黄昏：晚霞将河面烧成熔金，满载盐巴的柏木船正穿越最后的险滩，十八支竹纤在绝壁上绷出优美的弧线。领号人脖颈青筋暴起，吼出穿越时空的绝唱，声波撞在对岸崖壁上，惊起成群的白鹭，它们洁白的翅膀掠过正在消逝的桅杆，将破碎的光影织入永恒流动的河图。

河流不会死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活着——在志书泛黄的插图里凝为琥珀，在老人浑浊的泪光中化作盐晶，在我们血脉深处永不停歇的潮涌里回响。当子夜静听，耳边会有青铜色的涛声漫过枕畔，那是所有消逝的船歌正在重组为新的旋律，等待某个春汛的黎明，再次破水而出。